第三十卷

三教部二

道

道家諸天　仙道姓名　道士之始
老子　度關
僊
西王毋　鬼谷　王次仲
張仙　淮南王　八公
張道陵　上元夫人　東方朔
劉根　武陵人　最雄三人

陳蒲鞋　鐵拐先生　何仙姑
化鶴　求婚　寰瀛圖
張果　馬周　陸生
呂祖　羅公遠　黃繡襖子
無俗神仙　麻婆　王眞娘子
章末朱書　趙吉　敎主道君
不受宋表　設醮天台　滅黥紋
張金箔　雷澤　陳生
紫姑詩　乞虞公保文　檜詩筆詩

卷三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三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三教部二

道

欲界六天黃曾王完何童平育文舉摩夷色界十三天越衡濛翳和陽泰華宗飄皇笳堂曜端靜恭慶極瑶元載孔昇皇岸無色界十四天極風孝芒翁重江由阮樂曇逝霄度元洞妙成禁上常融玉隆梵度賈奕道書

仙道鬼神姓名有可考者元始天尊姓樂名靜信見度人經玉門子姓王名綱九靈子姓皇名化北極子姓陰

名恒絕洞子姓李名脩太陽子姓離名明太陽女姓朱
名翼太陰女姓盧名全太玄女姓顓名和南極子姓椰
名融黃盧子姓葛名起馬名生姓和名君賢張道陵名
輔劉根字君安尹軌字公度介象字元則見葛翁神仙
傳河泊姓馮名夷見龍魚河圖太眞夫人姓王名婉羅
見眞仙通鑑介子推姓王名光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
王名詡見神仙傳毛女字玉姜見神仙傳醫王子姓古
名老師見本草傳序浮丘公姓李見列仙傳壺公姓施
名存孔子弟見眞誥又姓謝名玄見丹臺録武當戴將
軍姓燕名濟洪崖先生姓張後洪崖先生亦姓張名氲

俱見眞仙通鑑東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
天翁姓張字刺渴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卓字子郭井鬼
名瓊厠鬼名頊又姓郭名登見酉陽雜爼
黄帝内傳有道士行禮之文此疑謂有道之士也樓觀
本記曰周穆王因尹眞人草樓之觀召幽逸人居之謂
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明帝永平七年置三七人
晉惠度四十九人審此即是自周而有也司馬遷班固
序秦漢甚詳洎春秋以來殊無一人以一言彷彿道玆
事者亦可爲疑矣然范曄後漢書於光武紀論始有言
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云劉秀爲天子葢前漢末事則

道士之初當此矣注列仙傳又有道士浮丘公接周靈
王太子晉上嵩高山者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號曰聃楚國
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
嘗問禮於聃歸有游龍之嘆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
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
餘言而去莫知所終道鏡
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道老子大
驚舌聃然故號老聃老子耳有三漏手握十文其僕徐
甲約日直百錢自隨二百年計支七百二十萬錢甲闗

詣令索所欠令問老子對曰甲久應死吾以太玄清生符救之得至今日使甲張目向地符出丹書文字如新甲立成一聚枯骨令知老子神異叩頭請命復以符投骨上甲乃復生雲仙襍記

僊

西王母姓楊氏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宛妗賓退録

鬼谷先生者古之眞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

術時王綱頹弛諸侯相征凌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爲仇怨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非與天下人有骨血居使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蘇答

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以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錐素空闇試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與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痛哉 録異記

大翮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眞懷道窮術數

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化爲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翻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水經註

張仙名遠霄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眞有張仙也國憲家猷

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方今知我好道公來下今公將與予生羽

毛兮升騰青霄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搜神記

八公竝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水經

永和六年四川西道成都路崇慶州鶴鳴山有士曰張道陵自號天師造符水醮籙之術著道書二十四卷百姓求其道咸歸焉道陵死傳之子衡衡死傳之子曾盛行於世道家醮禱宗此而始傳嗣及今天下宗仰是曰正一敎焉儒踪

漢武帝內傳帝叩王母求度世之術母曰子但愛精固
元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液液化爲骨
行之不倦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
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
則成道又漢武帝遇上元夫人乃謂帝曰汝好道乎數
招方士登山祀神亦爲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
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若
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常爲陰德救濟死厄不泄精
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
當有冀耳 使淮續採

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後遊澤中有一黃眉翁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服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武帝故事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異人授以秘訣遂得仙能召鬼潁川太守史祈以為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語曰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筆硯書符因以叩几須臾忽見五六鬼縛二囚於祈前祈熟視之乃父母也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何得罪神乃累親如此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

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搜神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聞桃花林夾岸數步無雜樹芳花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人間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

出焉遂與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退還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不足爲外人道耶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卒後遂無問津者 卧遊録

隋裴寂待選京都一日郊飲遇老人畫地上沙土曰掃國眞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兵丹上聖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卧及醒已失老人矣後人紬

繹其名掃國者太宗之剗平僭暴也玉環太眞妃子字玄宗以妃而召亂玉環天子是玄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鎮之強終以丹竈滅身兵丹之目其憲宗之謂乎

淸異録

陳蒲鞋諱道明睦州人遊方契旨貨屨養母時人號陳蒲鞋住開元寺常作屨潛施於路黃巢兵至標大草屨一隻於城外軍竭力不能舉巢曰有大聖人在此乃捨城而去民免兵難壽九十八而逝 釋氏通

鐵拐先生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脩眞巖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

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返若甫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先生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尸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仙踪

何姑仙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所居地產雲母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餓能逆知人禍福唐景隆中仙去宋類苑云潭州夏鈞過永州問何曰世多言呂先生今何在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到潭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仙談

唐天寶中玄宗獵沙苑有孤鶴射之中箭西南逝益州

有道士徐佐卿謂弟子曰吾遊中山爲飛矢所中掛箭于壁曰後箭主到此付之玄宗幸蜀遊觀中識其箭乃知佐卿化鶴 神異録

韋恕女及笄未嫁六合縣園叟張老求婚恕難曰今日納五百緡則可許諾須之錢至既娶負钁穢地自若妻濯王屋山下見恕曰可令大兄來訪恕令男義方訪之至一甲第見青衣引一衣冠人卽張老相見曰賢妹梳頭引入見之數日別奉金三十鎰一舊席帽曰欲錢於揚州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持此爲信取之果得再往失路矣 續仙傳

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不成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
宅適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
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泛河達於家亦不悔山翁笑
曰此不難致命僧僮折堦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
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便張恍然若
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舟泛江遵舊途而去復遊青
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夢乎山翁曰六十
日當自知爾後季卿妻子自江南奔來謂季卿厭世矣
妻曰某日歸是夕題詩於西齋及留別二詩始知非夢
異聞實録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常乘
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之其厚如紙置于巾
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乘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
后召之出山佯死于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
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明
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到東京于集
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帝問神仙不荅善息氣累日不食
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
飲一斗皇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
十五六美姿容步趣閑雅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

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小斗果辭不可更賜過度明皇
因逼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冠衝落地忽化爲金榼上
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驗之乃集
賢院中榼也榼僅貯一斗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
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
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
中出藥傅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玉上狩咸陽獲一大
鹿將令大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巳滿千歲昔漢武帝
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
多矣時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

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方敢言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未絕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是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天寶初明皇遣使徵果果聞輒卒弟子葬之發棺後但空棺而已帝立棲霞觀祀之 仙踪

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敕之佐國而沈湎於酒汨沒風塵閒二十年棲旅困餒所向拘礙幾爲嗑仆聞袁天綱自蜀入秦善相術因詣之以決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耶周大驚問以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追而與語但隨其行此災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繚繞村徑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之下牛坐于樹下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創業拯世何爲昏沉於酒自掇困餓五神巳散正氣凋淪旦夕將死而不

脩省耶周亦懵然未曉叟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卽引入宮闕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之前羽衛森肅若帝王所居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墮廢所委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叟與所使數人送於東廡之外别院中室宇宏麗視其門則姓名存焉啓鑰而入鑪火鼎器牀榻茵席宛如近所棲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蕩濁辱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復扃

鐍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稟其命來詣長安明
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耶病瘳矣六十日當
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相勉自愛貞觀中敕文武官各
貢理國之策周之所貢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
史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令數年一旦羣仙降其室
曰佐國成功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翌日無疾
而終仙傳拾遺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
欲試自駕其驢驢忽驚躍斷韁而走生追之出啓夏門
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

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有蒲萄架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累頗敬生焉遂命生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郎君止爲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葢仙境也畱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音生自驚駭未測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吏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敎道成也能與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地長久人間浮雲反

願之平生拜謝曰敬受教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理合獻一女子始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悞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閤正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於牀擕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僵卧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時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

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時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生隱於戶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道術者爲之耳遂取水噴咒死女立變爲竹又持刀禁咒遶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生既被擒遂被枷鎖拷訊其妖狀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同取老人從人至山下往時小徑都已無矣所司益以爲妖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濶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我命患自掇

也然亦不可不救爾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噀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見矣　廣豔異編

昔呂純陽受學於雲房鍾子鍾子故爲諸幻景歷試之呂不動雲房子猶未即授也一日呂子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紀於兹諸難備嘗矣乃師竟秘不授將某非其人耶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顧功行未累也呂曰何脩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于世始得呂曰弟子窶人何從辦此鍾子曰毋余有丹藥在此可化銅鐵爲金即百萬可致子第懐此博施於人慎勿

泄也呂子喜受丹藥戒行間復請曰是金卒當變不鍾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曰如此則誤三千後人矣功行之謂何吾寧不仙也請辭鍾子悅曰善哉善哉即此一念萬年矣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罔然悻巳蹙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此人人可與能者奈何難傳之吾將廣師指普度世迷可乎雲房子曰可汝試爲之於是呂子歷荆岳浮湘踰濟悉以所得指授人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人咸喜得道相矢終身依焉呂子亟歸告成於師師曰誠如是汝功偉矣更試之若何呂子乃化身爲極貧苦狀操瓢披衲而行乞於諸所

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已又化身爲橫遭仇誣械繫俘囚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又化身爲重羅疾疢纍纍骨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非若等比時老且衰百念俱灰自矢可身相許矣願依子終身可乎呂喜晚得叟即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悟識其爲師驚訝曰嘻師惟度我我惟度師耶

列僊傳

羅公遠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設觀者傾郡有一白衣人

長丈餘貌甚異隨羣衆而至門衛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處驚怖官司耶吏具白于刺史刺史問其姓名云姓羅名公遠自幼好道術適見守江龍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須令我見本形曰請俟後日至期于水濵作一小坑深纔一尺去岸丈餘引水入刺史與郡人並看逡巡有魚白色長五六寸隨流而至騰躍漸大青煙如線起自坎中少頃黑氣滿空咫尺不辨公遠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電光注雨如瀉須臾卽定見一大白龍于江心處與雲合食頃方滅時玄宗酷好仙術刺史具表其事未進時玄宗與張果葉法

善碁二人見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碁子十數枚問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開果無並在公遠處方大駭異令與張葉等齒坐劒南有果初進名爲日熟子張與葉以術取每過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顧而語曰莫是羅君否時天寒圍鑪公遠笑于火中樹一筯及此除之遂至葉詰使者云欲到京燄火亘天無路可過適火歇方得度從此衆皆敬伏玄宗幸東洛武妃同行在上陽宮麟趾殿方將脩殿其庭有大方梁數丈經六七尺時公遠葉尊師金剛三藏皆侍從焉玄宗謂葉尊師曰吾方閑悶可試小法以爲樂也師試爲朕舉此

方木葉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數尺一頭不起玄宗曰師之神力何其失耶葉曰三藏使金剛善神衆壓一頭故不起時玄宗奉道武妃宗釋武妃頗有悅色三藏亦陰心自懽惟公遠低頭微哂玄宗謂三藏曰師神咒有功葉不能及可爲朕咒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詔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頂眞言未終遍葉身欻欻就瓶不三二遍葉舉至瓶嘴邊訖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悅良久謂三藏曰師之功力當得自在旣使其入能爲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卽咒之誦佛頂眞言數遍葉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師今爲三藏所咒而沒不

得見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懼玄宗謂公遠曰將若之何
得法善旋矣公遠笑曰法善不遠良久高力士奏曰葉
尊師入玄宗大驚曰銅瓶在此自在何所引入問之對
曰寧王邀臣喫飯不因一呪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
三藏皆賀已而使葉設法籙于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摺
之以盆覆之葉禹步叩齒繞三匝曰太上老君攝去盆
下袈裟之縷隨色皆攝各爲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
毀如此玄宗曰可正乎葉曰可又覆之呪曰太上老君
正之啓之袈裟如故葉又取三藏鉢燒之烘赤手捧以
合三藏頭失聲而走玄宗大笑公遠曰陛下以爲樂乃

道之末法也葉師何用逞之玄宗曰師不能爲朕作以懽朕耶公遠曰請更問三藏法術何如三藏曰貧僧請收固袈裟試令羅公取取不得則羅公輸取得則僧輸於是令就道場願爲之三藏結壇焚香自於壇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貯之銀盒又安數重木函皆有封鎖置于壇上玄宗與武妃葉公皆見中有一重菩薩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又外一重金剛圍之賢聖比肩環繞甚嚴三藏觀守目不暫捨公遠坐繩牀言笑自若玄宗與葉公皆視之數食頃玄宗曰何太遲遲得無勞乎公遠曰臣鬬力安敢自衒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啓觀耳令開函

取袈裟雖封鎖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遠奏曰請令人于臣院内敕𢍰開櫃取來卽令中使取之須臾袈裟至玄宗問之公遠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皆可力叅上界至於太上至眞之妙非術士所知適使玉清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剛不見其形取若坦途何礙之有玄宗大悅賞賚無數而葉公三藏然後伏焉時玄宗欲學隱遯之術對曰陛下玉書金檢已簡於九清矣眞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約儉却寶劒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乘之尊四海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狥小術爲

戲翫之事乎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困於魚服矣玄宗怒罵之遂走入殿柱中數玄宗之過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復入王碣中又易碣破之爲數十片悉有公遠之形玄宗謝之乃如故玄宗後又堅學隱形之術強之不已因而教焉然託身隱常有不盡或露裾帶或見影跡玄宗怒斬之其後數歲中使輔仙玉奉使入蜀見公遠于黑水道中因袖中出書一緘謂仙玉曰可以此上聞仍以蜀當歸爲寄至天寶末玄宗幸蜀又於劍門奉迎鑾輅衛至成都拂衣而去及玄宗自蜀還京方悟蜀當歸之意 仙傳拾遺

唐御史大夫魏方進有弟年十五歲餘不能言涕沫滿
身兄弟親戚皆目為癡人無為卹養者唯一姊憫憐之
給與衣食令僕者與洗沐略無倦色一旦於門外曝日
搔癢其隣里見朱衣使者領數十騎至問曰師仙何在
遂走到見搔癢者鞠躬趨前俯伏稱謝良久忽高聲叱
曰來何遲勾當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
去神彩洞徹聲韻朗暢都無癡疾之狀朱衣輩既去依
前涕下至口搔癢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雖驚其事而
不異其人遂隨事瘞埋唯姊悲慟有加潛具葬禮至小
殮之日乃以一黃繡披襖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后

魏公從駕至馬嵬其姊亦隨去禁兵亂誅楊國忠魏公親也與其族悉與禍焉時其姊偶出在店外聞難走遺其男女三人皆五六歲巳分爲葅醢矣及明早軍發試往店内尋之僵屍相接東北稍深一牀上若有衣冠就視之兒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葬癡弟黃纁襖子也悲感慟哭母子相與入山俱免於難 廣豔異編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摶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黃

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個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長者言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嫗孤獨杞遇暴疾臥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歸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年十四五眞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軿降空即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

卽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姑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齋七日斸地種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麻婆以刀剖其中麻婆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令着油衫如在氷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爲垣牆被甲伏戈者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

于諸衛下女子謂杞曰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爲中國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爲至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齎青紙爲表當庭拜奏曰須啓上帝少頃聞東北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堦下朱衣宣帝命曰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

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快杷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故居塵塌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太平御覽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覘之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嚴麗見人殊不驚懼小聲嚦嚦可辨自言玉眞娘子也偶至此亦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壁爲小龕居之晨夕焚香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求觀必輸百錢

方啓龕龍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朞年飛去不知所在西湖志

唐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惋憤乃齋宿于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中年九十餘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煙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年瓊果得暴疾終貴耳編

趙吉高安人狂而落魄兩目皆翳自言生一百二十七年矣宋元豐中蘇子瞻謫居高安吉往見之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

敎蘇挽水以漑百體經旬諸疾皆愈後尸解於興國軍
三水牘

宋政和七年夏四月徽宗詔道籙院畧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西胡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策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其號自此始
霏雪録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録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風吹擊遂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爲天花墜壓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天神又行魔叱乃默叩祖師云自傳法以來

有詞卽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至此有天丁傳祖師張
眞君法旨引至三省敷陳所奏始得謄送奏院看詳呈
覆祖師云昨奉上帝敕命不許受宋國表章但其詞意
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階適逢議
下界公事稠衆中見其君引致一神人衣粧皆如天帝
但簪下辮髮耳有數十人各荷青册一擔在庭下伺候
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分付執掌神人祗拜而退
其荷册者皆隨去傍有天丁謂某言宋國曆數盡矣奏
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露後至元丙子革命方與
人言之 續夷堅志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于天台桐栢觀季善奏章有名行至天姥嶺下憩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頭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敢復與語卽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老學庵筆記

金陵近年有黥卒巳脫軍籍置卜肆於通衢間驗若神一道士高冠修袂風儀甚整來問卜黥按式消祥起挽其衣曰我於卦中算得君是神仙願垂救度道人頗窘欲去不得乃約同往亭旗買酒黥挽衣如初並坐片時

行杯道人舍澤喚其面黥驚而放手遽失所在將拭面覺光澤異常酒家明視之黥文滅矣花月新聞

張金箔山西平陽人多幻術聞濟源湫水之蹟往視之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圃鑿池積水設機亦能溉物有一老者道流至問曰聞君多術故來探耳張引觀池老者笑而不言曰他日過寒寓亦可爲樂耳數日後遣二童子各騎龍邀張龍戾童鞭之始伏至一長山枯松落落中有團標老者危坐其中見張不起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足置地所俟取至爲禮張見兩腿兀然倚壁老者以手招之腿自輳及其體施禮畢謂

張曰君後日必爲術累不若移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張謝不能老者囑童往移倏忽之間張之房業男女皆在目前張大驚俄頃忽不見止留張在荒山中尋路久之出就大道還家問前故答曰未嘗移家也高皇帝聞之召至闕問汝術何以曰臣術能採蓮爲戲瓶中又能出五色雲命爲之袖中出一鐵瓶書五符與水投其瓶用火四炙出之如縷漸勃然皆五色雲迷布殿廷帝異之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船張之闔門老少俱在採蓮船唱吳歌東風汎汎爲樂帝喜大笑忽失所在人船俱不見唯金水如故朝廷亦

不追焉筆叢

雷澤山西庠生也家於城外雷居黌宮習業一日雷父誕辰雷持彩縑爲父慶令一童負縑隨後忽失之雷蹤迹一村松竹交翠恍如仙境徘徊間見一美婦遥曳而出語曰子爲二縑乎亟還之復款雷佳茗雷以言挑之婦訂期至黌宮如約而至雷與狎久一夕婦以紅裙曝于樓西窻鄰家咸以雷房失火亟救則一女裳衆疑其爲鬼所祟又夕與雷酌間雷以前程事懇之婦即挽雷行數里如霧中至一所若王宮然與雷入門由廊廡而進殿宇嵯峩金碧交輝再進一巨閣眾恩朗然中燃巨

燭與婦登閣北墉列黃榜一紙上有雷澤在焉雷復曰狀元何人婦即以手掩雷目而雷已覷一教字後雷之廷試則彭教作元也雷官至南京少卿修言其事說圃

明州陳生嘗赴舉京師家貧後時乃於定海附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繼之舟人力徤捷張蓬隨風而去欲葬魚腹中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葢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鍾聲舂客指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趍焉果得浦漵遂維矴近岸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岸前有徑路因跬步而

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珍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
碧明煥榜曰天宫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閑寂無譁
講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龎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
説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
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于一室懸錦帳乃
餼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皆樂苗極甘美而
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
地至此不知經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
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
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于汴海内承平兵革不用如

唐虞之世也老人嗟嗟首肯者久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仙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授學于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于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峰突兀干霄峰頂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干犯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爾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而乃俗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

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具舟倏巳至山下時夜巳暝曉見
日輪晃耀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
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雲外
迨非人力之所爲但不見有人居之處唯瑞霧籠葱而
巳同來處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
遠隱鴻濛之外矣唯洞賓一歲兩來卧聽風松耳乃復
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人
參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爲鬼神
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
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脩心養性爲善遠惡

之事仍云世人愼勿臥而語言爲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登舟轉盼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竟不可得 墨莊漫録

紫姑仙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幕偷廻雙舞袖緑窻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爲相思放却鍼詩雖卑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野女載女仙降箕賦三絕句其一云 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墻邊道韞家燕子未歸春寂寂小窻和雨夢梨花

二二云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 三二云 屈曲欄杆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並有風味可觀 夷堅志

虞伯生樂臨川人少不偶浪遊錢塘一日偕楊仲弘范德機訪微煉師于湖西求召仙鬼煉師置箕懸筆書符作法有頃箕動筆運書曰某當境神也煉師叱曰吾不召汝復書曰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達上帝以求陞耳衆勸伯生許之翌日文成焚之湖濱逾旬再詣煉師禱召神復降曰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

自忽既而伯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封仁壽郡公始信神言之不妄也 才鬼記

有紫姑仙詠檜詩曰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剥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斵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横數聲遥落江天月○又箕仙筆詩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頴纏尖圓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椽牕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 楊升庵集

劉氏鴻書卷三十終

第三十一卷

三教部三

神

諸神　五岳神　儒神

土竈神　觀音　高王經

白衣夫人　夢觀音　鴨欄木

眞武　西江詞　眞武降身

關聖　周新　竈神

陵陽土神　平江城隍　太學土神

神女　文昌從者　鹿神

厠神　五通神　鹽炭神

項羽　李果　天蓬神

邵婦

水神

子胥　江神　神女

六郎　河神　中元神

龍宮　洞庭君　海神

四將軍　河伯　村留神

戚瀾

卷三十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三教部　三

神
諸神　五岳　儒神　土地　觀音　真武
關聖　城隍　竈神　太學士神　神女
文昌　鹿神　厠神　五通神
鹽神　炭神

天地精靈之氣無形與聲者正則爲神邪則爲怪若見於典祀著於人文而歲時歆祀之餘卽物物有神槩不可究略揭羣祀或遺言之如女夷爲花神乃魏夫人之弟子花姑亦爲花神牛有牛王之祀而越俗有謬圖冉伯牛之像以祭者天下城隍名號不一世傳今燕都城

隍爲文丞相蘇州城隍姓白杭州城隍卽胡總制近更周御史潮神卽伍子胥江神卽楚大夫屈原河神卽漢相國陳平淮神爲唐之裴說濟神乃楚作大夫日神張表月神文伸竈神張單幽怪錄載唐裴僕爲刷掠神刷人泉帛分定之餘者山川雷雨神名旣繁如鼈神鼓神靴神俱見于祀世紀載廪君射夙鹽神又魏文帝薛美人爲針神晉有高士爲筆神唐帝墨有小道士厕神爲紫姑而欄圈墮籬俗祀竹姑葦姑塘姑箕箒諸姑不可勝數而文士往往迎鸞扶乩神擒文作書大有神力者新安江生善乩術呂純陽降筆詩文大非烟火語程文

學鍊乩則壽亭侯屢降響應非常中都王文學感三國時石仙公陰神托于乩筆爲人治疾輙道掞文作字精妙冠絕凡此皆精神相貫生死一途無時不有無物不然然靈氣聚則神明耗則離散此又造化間必然之理

月令廣義

五岳之神分掌世間人物各有攸屬如泰山乃天帝之孫羣靈之府爲五岳祖主掌人間生死貴賤修短衡岳主掌星象分野水族魚龍嵩岳主掌土地山川牛羊食啗華岳主掌金銀銅銕飛走蠢動恒岳主掌江河淮濟四足負荷等事

藏經

又覽真誥諸書按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一云
廣桑山真君顏回爲明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直一云與
卜商俱修文郎召公爲南明公張良爲門下侍中張衡
楊子雲爲北方鬼帝治羅酆山周公爲北帝師莊周爲
太玄博士嵇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屈原爲海伯統
八海王弼爲丘監嚴君平尚在峨眉山鬼谷子爲太玄
師治青城山墨翟爲太極仙卿郭景純爲都錄司命治
雲臺山周顗爲鬼官司命季札爲北明公賈誼爲西明
都禁郎以治馬融事不當謫遷太山司馬郗鑒爲南門
亭長臧洪爲北斗天門亭長紀瞻爲北天修門郎與虞

譚更直守天門顧和爲執盖郎温太眞爲監海伯杜預爲長史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晨庚亮爲北太帝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蔡謨爲長史荀彧爲北明公賓友謝幼輿爲左副監

按孝經緯曰社土地之神土地旁潤未可書祭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左傳以共工氏子曰句龍平水土曰社神或曰后土亦共工氏子又厲山氏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爲稷○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則棄繼之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是爲社稷神 蔡邕獨斷

馬郎婦觀世音也元和十二年菩薩大慈悲力欲化陝右示現爲美女子乃之其所人見其姿貌風韻欲求爲配女曰我亦欲有歸但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之黎明徹誦者二十輩女曰女子一身豈能配衆可誦金剛經至旦通者猶十數人女復不然其請更授以法華經七卷約三日通至期獨馬氏子能通經女令具禮成婚馬氏迎之女曰適體中不佳俟少安相見客未散而女死乃即壞爛葬之數日有老僧杖錫謁馬氏問女所由馬氏引之葬所僧以杖撥之尸已化雄黃金鎖子之骨存焉僧錫挑骨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故垂方便化

汝耳宜善思因免墮苦海語訖飛空而去自此陜右奉佛者衆泉州粲和尚贊曰丰姿窈窕鬢欹斜賺煞郎君念法華一把骨頭挑去後不知明月落誰家感應傳

東魏定州民孫敬德者事觀世音菩薩甚虔後爲横賊引妄杖承罪夜夢僧教誦救苦觀音敬德誦之有司行刑刀三斫而三折監司具狀聞丞相高歡歡審扣其故爲表請免其死孫還家所奉觀音像項三刀痕因之稱高王經也感應傳

宋秀州春旱禱精嚴寺觀音有驗重裝聖像夏旱復請郡守曾侯夢白衣夫人曰我固當爲此方致雨然面目

不淨三十里無所見不能與衆聖會奈何明日詰其由果匠者欲聖容明潤用雞子牛膠調粉故爾遂改新之隨禱即應繫年錄

嘉靖間荆王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祐王子孫王曰汝何物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覺而不識所謂一日偶閱畫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毀壞塑像爲風雨剝落矣亟命修飾立碑記之說聽增紀

萬曆十六年間閩中有雷法振居深山中以燒炭爲業家有鴨欄木頗佳法振偶念欲刻觀音大士像未果一

日入山燒炭道遇猛虎勢將搏噬忽有美婦人當前叱虎虎卽懾伏叩首而退法振再拜稱謝因詢婦人姓名曰身是君家鴨木欄耳法振大悟遂如法雕刻終身奉祀不敢茹葷 虎薈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附于元民間盛傳武當山眞武降筆書西江月者刻印貼壁間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火在西江月下 輟耕錄 順帝駐應昌以痢疾殂倉卒梓宮無備乃取西江寺梁木以供用梁間隱隱有西江月一詞所謂火

在西江月下也朱濆民錄

通鑑載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眞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張淨虛天師奏請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眞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於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旣沐臨降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皁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劒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眞寫成忽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眞君未易降於人

閒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眞請降亦有畫本藏于閤
下乞取對之可見眞僞乃宣取展看與見本並無差殊
帝愈悅 代醉編

俞保解州人萬曆間補戍騰越其妻王氏將粒米作信
香日夕懇禱關聖祠積歲罄米若干保在伍夢關聖呼
曰爾婦爲汝虔禱故來視爾爾欲歸乎保伏地願歸已
不覺隨其馬蹄馳行獵獵猛風吹送有聲已落平沙椰
林中識是解州城外因抵家扣王氏始疑保道所以方
啓戶相抱痛哭隨詣廟謝明日復詣州言狀移文騰越
察之稱保離伍僅一日而點軍簿復有關聖免勾四字

保軍遂得免王氏有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 耳談增

杭州城隍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間爲御史後爲湘江憲使在内名爲寒鐵在外稱爲神明後因紀綱之譖被害彭叅政作公傳曰上常見衣紅者立日中問爲誰云臣周新上帝以臣剛直命爲城隍云 越志

黄帝作竈死爲竈神 淮南子 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 萬事術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巳丑日日

出卯時上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酉陽雜俎

張杲建炎二十二年知宣州夜夢神人告曰我陵陽山土神也明日午有大水漂沒城郭公可祗橫澗遇老人宜丐免之果如期抱民籍至澗一老人橫笛乘牛來水亦暴至懇告弗答至再乃問何以知之公具以實白老人曰我奉上帝命不敢違公以不得請遂抱籍入水欻城不沒未幾冊載一靴浮至城北鐵冶里而止郡人因求公厥具衣衾葬焉寧國志

慶元間平江市人周翁瘧疾不止乃以昏時潛入城隍廟中伏臥神座下祝史莫知也夜且半見燈燭陳列兵衛拱侍城隍臨軒坐黃衣卒從外領七八人至庭下衣冠拱侍王問曰吾被上帝勑命此邦行疫汝輩各爲一方土地神那得稽緩皆頓首願聽其中一神向前白曰某所主孝義坊誠見本方居民家家無過惡恐難用病苦困之王怒曰此是天旨汝曹小職掌只合奉行神復白曰既不可免欲以小兒充數如何王沉思良久曰若此亦得免遂各諾而退周翁明旦返舍具人告焉皆哂爲狂譫無一信者至二月城中疫癘大作唯孝義一方

但童稚抱疾始驗周語不誣追病者安痊坊衆相率斂
錢建大廟以報土地之德夷堅志
興化陳文龍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
入閩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
夢太學土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于學恒悒悒不樂
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
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曰至元心甚駭愕未幾
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繫于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
人趙有得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
未亾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病且死而適囚太學

得無爲太學土神乎果卒 臨安抄

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温泉洗除後人因以爲驗 初學記

梓童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聾啞哉

石勒嘗傭於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傷道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群鹿者我也君應爲列國主故相救耳 十六國春秋

天台有民姓王常祭厠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云某厠神也君聞螻蟻言否民曰不聞遂懷中取小盒子

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見柱礎下羣蟻紛紛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蓧光錄

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扣門者出視之卽向所決囚也驚問曰你何爲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浼泰和樓五通神皆其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

笏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騶從君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樓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于内是日即安妥如故 武林聞見錄

李嗣昭守上黨爲汴人所圍城中鹽炭盡嗣昭禱天地俄而地生鹹取以煎鹽甚美又復掘得石炭晉王自將解圍躬奠其地立二廟曰鹽神炭神 海錄碎事

爲神　項羽　李果　劉太尉　邵婦

項羽爲汴山王據吳興太守正衙爲祠太守避不敢居每蒞任則殺牛祭之不然立死唯臨汝侯蕭猷至每享神輒對飲盡歡比散神像亦色赭又嘗爲猷破大盜山堂肆考

李果爲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爲他縣血食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合璧事類

紹興辛巳冬虜人南侵朝廷遣大軍東屯以過其衝主

將每遣小校四出探望有何兼資者領衆至六合西望忽見一軍自西北來其行甚速號令下寨兼資與所部隱蘆荻中須臾傳令曰荻林中有人否一人曰彼中乃生人與吾無關兼資知其鬼兵也乃詣寨門請見曰某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須臾召入中一人廟坐服色如天神又四神分坐左右兼資拜問神兵何事西向者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我四人張巡許遠雷萬春南霽雲也兼資曰唐書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所食皆已死者非生人也兼資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否巡曰非殺也

妾見孤城危逼効死自刎許奴亦以憂悸暴死因烹以享士盖堅士卒心耳兼資顧雷面上一瘢何也雷曰當時實着六箭而五着兜鍪虜傳吾面着六箭吾亦當之庶揚名以威虜耳須臾命酒惟天神者不食良久巡謂兼資曰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此虜悖並當取其首以報上帝語訖命引兼資出及至舊所無復人矣不半月有阜角林之捷未幾逆亮有龜山之禍皆如其言

摭青雜說

建寧府建陽縣寶山乃南嶽忠靖王行宮香火甚盛士大夫祈靈乞夢殆無虛日後宮裝塑宮娥從者未得其

貌偶邵郡一富婦來廟獻香匠即以塑之婦不之知後偶患頭瘡服藥不效偶一醫者曰寶山有一官娥狀貌宛如判閫今爲雨漏濕像之首不會修整富家異其言亟遣人往視之果然即命匠者修整其瘡即愈 夷堅志

水神

子胥 氷兒 神女 六郎 李彥佐
水府 龍神 洞庭 三娘子 河伯
村留 鄱陽

昔子胥死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吳錄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城於越而伏劒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

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
記焉 水經
秦昭王使李氷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漑田萬頃神歲取
童女二人爲婦氷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
酒杯恒澹澹氷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鬭
於江岸傍有閒水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鬭疲極當相助
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
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氷兒也 風俗通
征途記曰蕭總曾遇洛神女相見後至葭萌逢雨認得
香氣曰此雲雨從巫山來獨我知之 五色線

韋浦遇鬼客歸元暴云早給事馮六郎于河中浦曰六郎何人歸曰馮六郎名夷即河泊軒轅天子之愛子也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河東記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氷進舟氷觸舟舟覆詔失彥在驚懼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具請公一祝禱于河冀憑聆蠁而有以復也彥佐乃令具爵酒及祝傳語詰河詞卒忽有聲如雷河氷中斷可三十丈乃沉鈎一鈎隨勾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唐闕史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蚤負俊聲其父福畤官洪都

勃自汾省覲舟次馬當阻風濤不得進因泊廟下登岸縱觀忽見一叟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顧盼異常遥謂勃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君往會之作爲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距洪都爲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届耶叟曰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清風送帆倏抵南昌次旦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壻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搆序文欲以誇客及燕先授簡四座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席末閻公意不平乃命吏候於勃傍俟下筆卽報勃初

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即頷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矍然曰眞天才也須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慙而退公私燕勃既行贈以五百縑迨回船至馬當見前叟依然坐石磯上勃趨進拜謝仰而陳詞曰某昨蒙冥祐謹已啣德矣不識此生休咎可得聞乎叟曰少年子無以進取爲也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目精不全腦骨虧陷但恐秀而不實終非遐遠耳此自天定子將奈何雖然

吾少有煩於子昔吾與長蘆神戲欠彼博債今子過其
祠下可焚陰錢十萬爲吾償之言已舟舟没於水際勃
後經長蘆偶忘前約忽有羣鴉飛集檣上舟不得前勃
悟焚錢遂獲利濟勃後竟罹夭折一如老叟之言 摭言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忽遇羣鹿乃逐之
會暮欲捨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之悵悵而
行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
墻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迷道且請寓宿人
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
邀入廳中有頃夫人來年可五十歲青裙素襦神氣清

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時或夜到而誼勿以爲懼既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牀席裀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戸繫之而去靖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滞無暴厲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符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以晚矣童僕無專任之理當如之何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

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其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靖曰諾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靖曰靖俗人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方可教卽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者遂勅黄頭鞴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缾子繫于鞍前戒曰郎乘馬無漏啣勒信其行馬跑地嘶鳴卽取缾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愼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倏忽漸高但訝其隱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於是隨所

躍轡滴之旣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于廳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但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亦連坐奈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人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只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

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然勃然㘅怒而立請曰我獵徒以鬬猛事今但取一一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也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回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獨露而已不復有人其後以兵權靖寇雖功盖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東奴之不得乎向使二奴皆取即極將相矣

續玄怪錄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道左有

婦人牧羊於道傷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向毅詰之婦泣而對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配嫁涇川次子爲所厭薄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托可乎毅曰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女悲泣且謝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扣樹三闋當有應者女遂于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悲泣若不自勝毅乃置囊中因復問曰子之牧羊何用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雲霆之類也數顧視之則皆嬌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

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還家乃訪於洞庭果有杜橘遂向樹三擊俄有武夫出於波間揖水指路引毅以進始見樓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悉于此矣奇秀深杳不可殫言俄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出則洞庭君也乃交拜于靈虛之下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昨驅涇水右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託書於毅今以至此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哀咤良久君以書授宦人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

哭君驚謂左右曰無使有聲恐爲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其勇過人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臂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之曰無懼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

身納縠參差追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衣執青玉貌聳神溢立于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答焉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君信義致達遠冤毅撝退唯唯錢塘曰辰發靈虛巳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

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他日又宴毅於淸光閣錢塘喟然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欻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弱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

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錢塘乃逡巡致謝益與毅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晏毅于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聊致慇懃毅始雖不納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珠寶須臾埋没前後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以盈兆遂爲淮右富族娶張氏又娶韓氏數月韓氏亡徙家金陵有媒氏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

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淸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仰居月餘毅因晩入戶視其妻深有類于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寃君使得白啣君之恩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分無見期復欲馳白又値君子累娶當張韓繼卒君卜居于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善終世亦無恨矣因嗚咽泣涕立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月歸洞庭愼無

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異聞集
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提兵船往援李壇於山東舟
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於舟中見日初出海
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
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閻羅王二子長名江
次名海庚乙編
黃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爲湍潦所敗每一
脩築至用丁夫數十萬虜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
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
晝夜遂命脩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曰

下有長蛟為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熟寢於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滸以相俟至於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擕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陡落即時埽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為立祀於其處請於朝封為四將軍以為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於傍靈應甚著訪漁家無有知者亦不著姓氏第識者疑為神云 夷堅志

宋時弘農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

不可治船遠行溺没不返太平御覽

舊有村留神像此神甞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村留曰我貌獰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村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村留覺之便還没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水經註

餘姚戚瀾字文湍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艱服闋上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韝帶劒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牕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

喩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塡擁有頃公卒後車騎騰踔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室而滅後

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爲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百艘舟夫人愼毋渡舟子方解維欲行夫人急止之瞬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文莊感其意緘文祭之　楊升菴文集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一　終